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錄監生臣唐　湝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地而為齊所侵者二年以從晉伐齊而歸我三年以齊不伏取而與師焉今已七年矣又使之歸齊何以處魯魯亦何以自處時季文子雖有

辭然不敢顯言弟于餞晉使時私言之嗟乎晉無道如此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復侵蔡以六年救鄭時已侵蔡而未得志也至是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而大獲焉鄭之反覆其又得以侵小如此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傳云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宋公宋共公也納幣者聘共姬也共姬為穆姜女成公姊妹士昏禮有六禮五禮四禮之殊而諸侯則止有行聘納幣二禮與士不同又昏禮無主人以婿不自主須父母命也天子諸侯總無父矣此稱宋公則必并其母亦無有者說見前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初趙嬰盾弟通于趙莊姬盾子朔之妻原屏放諸齊原即趙同屏即

趙括皆嬰兒也莊姬怨之至是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二族為徵晉乃殺同括惟朔子武從莊姬畜于公宮得免其稱國殺并稱名俱是書例使以同括為無罪耶則與陳殺其大夫洩冶例同以為有罪耶則與晉殺其大夫里克例同餘見前

史趙世家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為司寇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而子孫在朝何以懲罪乃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

趙括趙嬰齊而滅其族與傳頗異且其辭甚直其理甚正其事亦不可為無據此必當時有其說而戰國以後尚相傳為實錄者秪史遷記事極疎謂趙朔妻係成公之姊則文公女也未有趙衰娶文公女而其孫朔可並娶其女者且此八年殺同括在晉景為十七年非三年也凡此皆存之以置勿論者然要其說則何可廢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左公穀皆作錫

名伯名桓公周卿士也禮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及諸侯來朝而合瑞焉但賜在即位之後如文元年毛伯來錫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同而此在八年之秋故杜氏以為緩然諸侯久不朝矣而王尚賜此此正告朔餼羊有志者所當憤然思去而尚責其緩也乎春秋十二公惟成朝京師（僖公朝王所耳）然已在十三年矣緩乎否耶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雖來歸而杞伯悔之請歸葬于杞則不終歸矣
故稱杞與文十二年稱子叔姬卒不同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公穀皆以叔孫下别作一節
晉士燮來聘特謀伐郯以郯事吳故也夫吳伐郯時
伯主不能救郯及伐郯後又不能討吳以辟後患徒
使受禍之國以苟存而乞成者乃甫成而討貳之師
集于城下惡盈貫矣是時公賂燮請緩師燮不可季

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衛人來媵

此以我將嫁共姬而來致媵者禮諸侯娶夫人則兩國來媵每國三人謂之九女以本國一夫人一姪兄子一娣弟兩國皆一媵一姪一娣也但左氏謂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則春秋媵多異姓即此亦儼然有齊媵也又國語云王御不參一族正謂非一姓豈左氏自矛盾耶抑王禮異耶若公羊謂媵止二國無三國媵

者則此年衛媵明年晉媵又明年齊媵儼三國矣惟
徐仲山春秋日記有云何休云夫人居中宫少在前
右媵居西宫左媵居東宫少在後姪娣總名少少或
一或二不必定三故有三國來媵之事以為三國亦
九女耳此說近之至于十二公嫁女不特共姬然此
特詳者公羊以為閔其賢而來媵則共姬以守禮死
豈能預知且春秋何時齊晉何國何有爭一女子之
守禮而爭來致媵此不過以魯係宗國其生平儀節

往來在諸國久行不廢不當以軦近降殺而在我則方畏强大值齊晉侵虐之際而尚能致媵則他時不記而此獨記之以飾大體此正春秋揚美諱辱之微情也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衛地

尋馬陵之盟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則當廟見舅姑以成婦禮今國君夫人于

三月後則其舅先公早已在廟夫人之家當遣卿聘

問致成婦之禮在他國來謂之來聘在我國往即謂

之致女此恒禮也胡氏謂遣卿非禮則桓三年齊侯

使弟年來聘仲年介弟然亦卿也此何所分耶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蒲之盟鄭既受命于晉矣既而楚反賂鄭鄭伯復會楚公子成于鄧至是鄭伯如晉晉以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晉縣而遣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其無道如此楚乃使子重侵陳以救鄭

冬十有一月莖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公作運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莒人乃獲楚公子平而囚之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乃圍莒而莒城亦惡遂潰楚乃入鄆左氏曰莒無備故也又曰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前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至十五年而秦人伐晉已

報之矣至是必驅白狄來以答白狄之役

鄭人圍許

鄭伯執于晉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圍許以示之暇且若將改立君者而緩為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中城魯邑冬而成城書時也且言急備也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禮以啟蟄祈穀正周三月也凡卜以旬日當三月正郊之時已三卜矣至是四月又兩卜合得五卜而不吉則後此將春分矣郊不過分遂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前年公孫申有改立君之謀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鄭成公大子公子班奔許欒武子

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時晉侯有疾乃生立太子州蒲為晉君而會諸侯以伐鄭其直書晉侯著其惡也杜氏曰父不父子不子一國兩君大亂之道也于是鄭子罕賂晉以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受盟以子駟為質皆穆公子而鄭伯得歸

齊人來媵媵有遲致者以待年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公畏晉如晉親弔已非禮矣晉人復止公使公送葬是時諸侯莫在者而公獨送焉不書諱之也

冬十月公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初晉景之未死也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前馬陵之戰所獲者曰南冠楚冠而縶者誰也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

曰伶人也(樂官)與之琴操南音(楚音)范文子曰此君子也(以不忘楚)會晉侯方慮楚將以飾好遂遣鍾儀歸而使之求成楚乃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而修好焉及去年春晉復使糴茷(晉大夫)如楚報公子辰之使而未反而晉景死至是公如晉弔晉已止之送葬矣復疑魯之曾通楚也曰將俟糴茷反驗魯虛實必不與楚通而後得歸自去年秋七月至此春三月已閱九月矣公乃不得已而乞受盟焉夫友國相恤貴撫以德

乃徒恃彊暴以加于宗邦已則求敵成而反忌人之往來凌弱虐小莫此為甚左氏無識徒誇晉君臣之能動以范文子欒武子知莊子韓獻子作人求善為之鋪張而胡氏拘迂全以晉順楚逆為諸國向背之斷其于事理之得失毫釐不解惟夫子傷之自晉會赤棘以後凡受盟受伐取田歸田如晉還晉皆一一詳載而于作丘甲城中城立武宮諸綢繆事且三致意焉世尚昧其旨何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公作州後同

郤犨來聘且涖盟犨求婦聲伯聲伯奪其外妹出母之女之嫁施氏者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聲伯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則死亡矣婦人遂行

夏季孫行父如晉

此報郤犨之聘且亦涖盟而經不書者必不成盟或晉君不親盟故諱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初以齊見侵不得已乞事晉為鞌之戰絕前好矣至
是齊君新立乃復聘于齊而修成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蔡

周公楚（周卿士名楚而食采于周者）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
伯與（周卿士）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
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作沙澤地闕

宋華元善于楚令尹子重又善于晉欒武子聞晉使羅茷求成于楚而楚子許之將復命矣華元乃如楚復如晉合晉楚之成使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東門之外而後會瑣澤以合齊魯使聽成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地闕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使郤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時呂公佐師且郤錡將事甚不敬故不書呂兵而書乞師以諱之後凡書乞師皆同

三月公如京師

赴晉呂過周因朝王焉其不書朝者文例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及諸侯朝王畢遂從劉康公成肅公皆王卿士會晉侯

伐秦於是欒書荀庚士燮郤錡韓厥荀罃趙旃郤至郤毅欒鍼俱在軍夏五月與秦師戰于麻隧地闕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其不書王人者為王諱也不書秦敗者故闕之也皆文例也不然未有公在軍而不知有王人兼不知秦敗者此不須告也按杜氏云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夫經據簡書傳據策書策書既存簡何得闕孔氏又謂經之闕漏以策書所無也今傳反有者必當時簡書尚有此文故採而入傳

則是其簡其策在夫子作時必有一存而一闕者而夫子即因其已闕而故闕之蓋甚不取乎逼王人脅列侯越疆夸界動中國之衆以報私憾而徒慱此區區之一勝也

不更女父是為秦不更之官而名女父者漢書稱商君為法于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其爵級凡二十中有不更左庶長右庶長諸名此傳有不更而襄十一年傳又有庶長鮑庶長武則必春秋時秦先有此官

而後漸增之以至二十非盡商君新立名也唐啖助趙匡據此疑左氏秦人在戰國之後故有此官而陋儒遂謂其傳為漢人所造夫左氏即秦人後于商君然豈不知爵級二十為商君所定而反以其名强入之魯成襄秦桓景之閒以自取敗漏是獻兒也且諸官實不自商君始也史記秦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又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此皆在春秋之末秦孝公用商君前

者即商君初說孝公孝公拜為左庶長是商君未立法前且身為其官矣即商君誅後毀其所立法而庶長疾戰修魚庶長章擊楚諸名仍存未嘗以毀法而去之也啖趙本無學而陋者又從而和之夫爵級中有大夫名矣將毋大夫亦秦末官乎

曹伯廬卒于師廬左作盧

時成肅公與曹宣公俱卒于師成肅公不書諱王辱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當曹伯死晉師時公子負芻與欣時皆庶子也負芻為居守使欣時迎曹伯喪及還而負芻已弑太子而自立子臧（即欣時）將出亡國人從之至是既葬負芻慮國人有變告罪請子臧反子臧不得已乃反國而辭采邑焉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前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而林父奔晉今衛侯如晉晉侯強使見林父而衛侯難之及衛侯還則晉使郤犫納林父于衛衛侯欲不從夫人定姜勸之曰不從將亡晉見伐必亡雖惡之猶愈于亡乎乃受之而復其位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此成公逆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子罕公子喜伐許為許所敗鄭伯復伐之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不得今許以申所封田求和于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不書名史失之説見前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歸父走之齊而嬰齊無與至是卒以大夫禮葬而書之于册其不稱公孫而稱仲者以襄仲卒時宣公賜襄仲氏仲賜以己字經于宣八年書曰仲遂卒于垂是也公羊解春秋不顧前經因不曉嬰齊氏仲之故乃造為説曰曷謂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

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其子則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而于是以兄為父以父為祖喪生倫亂昭穆滅理傷教由春秋始矣夫歸父奔齊並未絶嗣原不必為後即欲為後而大夫繼爵不繼統亦並無有弟為兄子子為父孫之理蓋以繼統言則僖兄為子閔弟為父何則以君臣也君臣即父子也以繼爵言則臧宣叔以庶子武仲為後及武仲出奔則反以嫡兄臧為為後然而兄不父弟為不祖叔何

則以繼爵也繼爵非繼統也今以兄弟為父子則為無父以大夫而繼統系則為無君無父無君總謂之大逆而乃以大逆之事在經傳所本無者而公羊造之杜氏引之後人且從而遵之據之亂臣賊子不絕于春秋而反興于後此之解春秋者不亦怪哉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歸下有之字

此曹伯即負芻十三年殺太子自立者故執歸京師

使天子治之時諸侯欲立子臧子臧奔宋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公子貞莊王子曰新與晉盟而背之可乎盟在十二年子反不從遂伐鄭并侵衛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

魚石出奔楚公穀宋殺六字宋魚六字俱各一節

宋共公既葬以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桓莊之族皆以次為卿會司馬蕩澤謀弱公室而殺公子肥文公子華元不平將奔晉左師魚石者蕩氏族也與大司寇向為人少司徒鱗朱太宰向帶少宰魚府五人皆桓族惟華元與司徒華喜為戴族司城公孫師為莊族故魚石欲止元而魚府沮之曰右師反不討桓氏乎曰反則討止及澤耳不反必以晉楚之兵來無桓

氏矣魚石乃親止華元于河上元請討許之元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師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澤字而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畏以同族故并罪故出舍睢上以示將奔乃華元固留之且親留之而五人不從及元反而魚府始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至登丘望之則右師果馳歸決睢水閉門登陴以防變于是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奔楚徐仲山日記謂此經有五疑華元未奔晉曰奔晉一疑或曰

以奔晉告則未有未奔先告者不自晉歸曰晉歸二疑蕩澤去氏而稱字乎耶否耶三疑五大夫同時出奔而止書其一何去何取四疑書例多省文兩宋華元五宋字五疑

此必簡牘有脫誤者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曰始通吳也

許遷于葉

許靈公畏鄭之偪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著木成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二大夫大敗鄭師于汋陂退不設備鄭人覆之獲將鉏樂懼以還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公以甲午晦別作一節言晝冥也晉侯下又作一節穀梁甲午晦晉侯以下合作一節

鄢陵楚地

前年楚伐鄭鄭與楚成至是晉侯將伐鄭欒書將之士燮郤錡荀偃韓厥郤至皆在軍郤犨徵齊衛之兵欒黶來乞師三國兵未至而晉師起鄭人乃告楚楚子救鄭以子反將中軍子重子辛佐之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欒書不可六月遇于鄢

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不可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晉侯陷于淖欒鍼掀之及戰晉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令射錡中項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搏人以投養由基所射無不殪晉師不能從子反乃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以圖復戰楚子召子反謀值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楚子曰天敗楚也乃遁范文子立于馬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即子反也十五年伐鄭背盟以致敗故殺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方晉之來名兵也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魯邑已赴名矣叔孫僑如宣伯欲去季孟季文子孟獻子而取其室穆姜助之姜成公嫡母與僑如通請逐二子而後行公難之姜怒會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是皆君也公乃申儆備設守使孟獻子守公宮然後行故不及會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壞隤

待勝者而歸之也晉侯怒不見公此不諱者家難不可沒然亦以甚晉之惡故書之

公至自會左連上作一節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公受晉命會尹武公王卿士及諸侯伐鄭諸侯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鄭東地不敢過鄭子叔聲伯公孫嬰齊使叔孫豹僑如弟逆晉師而已為食于鄭郊以待之四日不食晉師未至不敢先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荀罃又以諸

侯之師侵陳并侵蔡未反諸侯又遷于頴上既而鄭師夜突出諸侯皆失軍晉之虐諸侯如此

曹伯歸自京師

曹請晉侯赦曹伯晉侯曰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前奔宋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致其邑與卿而匿而不出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公作招晉地

宣伯愬郤犫使執季文子殺之晉從公所執季文子公還待于鄆鄆西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曰宣伯

之情君知之悉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夫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二臣朝亡則魯必夕亡夫亡魯以屬齊楚治之何及時郤犨與聲伯善（前十一年郤犨娶聲伯外妹）欲為聲伯請魯邑以赦行父聲伯力辭之會范文子亦為言謂信讒慝殺忠良不可乃許魯平而赦季孫冬十月魯人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公未歸而國人逐之諸大夫共盟以為戒）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後焉（宣伯

弟即叔孫穆子也
立之為得臣後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公至自晉

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偃即穆姜所云皆可君者然不及公子鉏必宣伯與偃別有謀也故不書殺而書刺刺者訊也謂訊得其情而後誅之也說見前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括公作結

晉命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名伐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西地　國語註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于柯陵今經無此文

因伐而盟之

秋公至自會

據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然奔命極矣

齊高無咎出奔莒

據傳齊慶克(慶封父)通于聲孟子(齊侯夫人)身蒙婦人衣而出入焉鮑牽(鮑叔牙曾孫)見之以告國武子(佐)武子名慶克而救之夫人怒會齊靈公從晉伐鄭高鮑處守及還先閉門索客以備姦宄夫人愬靈公謂高鮑將拒君而立公子角(頃公子)國子知之公乃刖鮑牽而逐高

無咎無咎奔莒時鮑牽弟國在魯齊人名鮑國立之為鮑氏後

九月辛丑用郊

周九月為夏七月無郊之禮且用字無解此必經文有脫誤者若胡氏謂以人饗則必曰用于郊且此何人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公作軫穀作蜃貍脤地闕十一月無壬申日似有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者胥克子也怨郤缺廢克在宣八年與嬖人夷陽五長魚矯之讎郤氏者使楚公子茷鄢陵所囚告公曰

是戰也郤至實召楚君欲乘敗而奉孫周晉襄曾孫即悼公以事楚公信之以告欒書書亦忌郤氏曰其有焉會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殺張公曰季子欺予將作難胥童請先殺三郤郤錡將攻公郤至不可胥童乃與羊夷五帥甲攻郤氏先殺錡與犨而至欲出奔追殺之皆尸諸朝且刼欒書中行偃公命勿殺既而公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名士匄士匄辭名韓厥

厥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乃先殺胥童使程滑弑厲公以車一乘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使荀罃士魴迎周子京師即孫周也而立之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

夷陽五之屬

楚人滅舒庸楚與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也下同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齊殺其大夫國佐

初高無咎之奔莒也在前年其子高弱以盧高氏邑叛慶克帥師而圍之時國佐從晉伐鄭以難請于晉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而佐亦畏禍而據穀以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至是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子于內宮之朝師伏夫人宮并殺子國勝而使勝弟國弱嗣國氏後

公如晉朝新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邑

楚鄭伐宋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五人皆十五年奔楚于彭城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左氏書復入例與經不合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謝朝晉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書不時且非務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圍彭城楚子重會鄭師救之華元告急于晉晉韓

厥為政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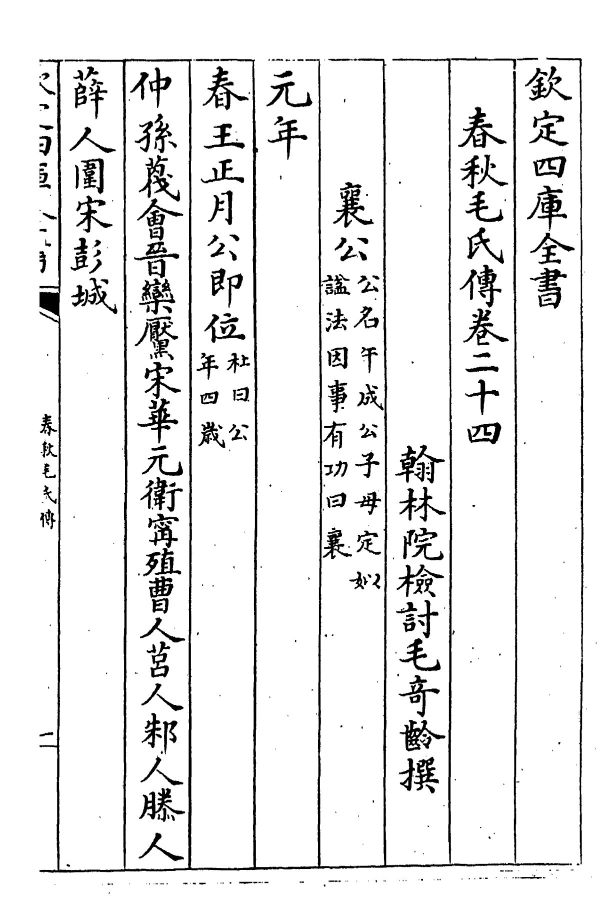
于虛朾地闕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會彭城孟獻子以

先君將塟請先歸

丁未塟我君成公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三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襄公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杜曰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前年夏楚伐宋納宋魚石于彭城而去其冬宋圍彭城楚復同鄭來救之宋告急于晉故十二月晉為虛朾之盟以謀伐宋仲孫蔑與焉至是會晉師以圍彭城彭城降晉晉取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兄弟五人歸而寘之瓠丘其不書降晉者以外事略之也若彭城上加宋字傳以為特别于楚且不繫叛人以成宋志則不然楚未嘗取彭城而有之何必别楚魚石兄弟亦偶據彭城並未嘗為楚所封公羊妄說而君其

地又何必不爲之繫且魚石兄弟本是蕩氏即宋桓之族亦非宋之一字可以絶其繫而懲其叛况此入彭城圍彭城與哀二年蒯聵入戚齊與衛圍戚無異彼當夫子在衛時不書衛字則此非追書可知大抵史官不一人此時史官書宋事又各有書法往往多書宋字以志異而别無義例如此事始成十五年經書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連書五宋字既則十八年經書楚

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連書兩宋字此皆一時之書法無所為者不然書宋彭城不以宋地與叛人也乃歷書宋魚石則早以叛人繫宋矣以宋魚石守宋彭城夫亦孰得而絶之是時齊人不會彭城晉以為討齊以太子光為質于晉後凡盟會有齊世子光以此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乃復侵楚焦夷及陳時晉侯衛侯皆次戚以為援兵焉

孟子定五伯之罪惟在摟諸侯以伐諸侯今晉悼爭伯全用此術日役使諸與國以恫喝此諸小國幸吳方逼楚楚罷奔命晉得以稍逞其威然而齊魯衛之侮辱與宋鄭陳之炮割則慘極矣胡氏不解論世祇知向晉為順向楚為逆而不知向甲而乙爭之師臨城下國已垂滅而甲不知救則不得不與乙平及平

乙而甲之討貳者其摟伐之師又至城下則向背順逆將何取正先仲氏嘗讀宋史嘆太王避狄未爲失計夫天之立君本爲民也君不能庇民而致使百萬生靈日供慘戮我何以自安春秋自文宣以後大之爭小實類于是故徐仲山曰春秋小國當守鄭公子去疾之言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我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其大國當守晉韓厥之言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言勤救其急若以晉楚分逆順是豎

儒嵩見不足道也此為名言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宋二縣名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周簡王也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時天王赴未至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成公夫人襄之嫡母也初穆姜成嫡母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櫬者親身棺也天子四重諸侯三重其親身者名椑即櫬也頌琴雅琴

季文子取以與夫人焉成十六年穆姜欲逐季文子故惡之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更事晉以息爭公曰楚君以

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吾何忍背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此晉伐喪也時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諸

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謀伐鄭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召萊子使其送會葬者

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東陽齊近萊之邑

叔孫豹如宋聘新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前此會戚謀鄭時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鄭邑時屬

晉

孟巖險之邑為地利所必爭者第恐齊貳于晉而滕薛小邾俱不至欲借城虎牢以覘其向背至是獻子通諸齊以全其好故諸國皆至城虎牢而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以多受小國賂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楚爭强之始

楚子重伐吳為簡選練之師克鳩茲在蕪湖東至于衡山在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楚人咎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而於是楚頓衰

公如晉即位而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地

公與晉盟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因合諸侯使士匄乞盟齊

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與士匄盟于邗外（邗水名）晉乃會王人單頃公及諸侯同盟雞澤（晉地）時齊世子質于晉故以從晉復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春秋書同盟一十有六然並無義例不過曰共盟已耳若謂以王臣預盟為同則洮與翟泉皆會王人而皆不書同若謂諸侯同欲故書同則現有齊侯不欲而盟之邗外者矣釋例之不可據每如此

陳侯使袁僑如會

袁僑陳大夫以楚弱來成晉侯使和組父告諸侯以誇之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而僑始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其不書諸國者省文也祇書叔孫者詳内而略外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此時惟許未來服故伐之

四年

春王正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此不知何事如晉左氏以為報知武子之聘夫荀罃來聘在元年冬迄今已四年矣中間孟獻子會晉于戚又為晉城虎牢又公親如晉及歸又如晉會雞澤又叔孫穆子為晉盟諸大夫豈有至此未報聘者況左氏于荀罃來聘下明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

國聘焉荀罃之來大國聘也公之如晉小國朝也夫朝即報聘矣左氏自為例而自叛之如此吾但知有經而不知有傳夫然後夫子之春秋見焉然則經之沒于傳也不既多乎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後同）

此成之媵襄之母也時公方七歲而定姒又徵季文子將不使殯廟（古制皆殯廟故三代之殯皆在階上三禮出自戰國妄解殯廟是朝廟夫朝與殯何涉）不櫬（複棺見前）不虞（既窆之祭諸侯五虞）而匠慶諫之且曰

君長誰受其咎遂如禮又匠慶請木季孫曰略言任憑掠取之也時季孫曾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將為已櫬匠慶乃掠而用之季孫無如何餘見文五年

傳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謚踰月而葬速

冬公如晉

左氏曰聽政也謂受其貢賦多寡之政也且親喪未

五月而即往聽政然則魯直以天子之禮事晉矣時公請以鄫屬魯謂可稍助魯貢賦以為晉司馬徵發兵賦之用名為官命晉許之

陳人圍頓

前此雞澤之盟陳人背楚而歸晉楚使司馬公子何忌侵陳為其叛也時冬月出師而今年之春楚師猶未歸而駐于繁陽楚地韓獻子患之已言于朝然仍不即救則亦何賴有晉矣幸陳侯初卒楚人將伐陳而

聞喪而止得以稍解萬一如鄭成公卒（前二年）晉師伐喪將若之何今頓本服楚楚使伺陳人之間而陳反圍頓以啟楚釁且受命于晉而晉不之禁是禍小非恤小也故經于司馬侵陳略而不書而第書陳之圍頓以見後此之被伐皆陳自為之晉成之而楚無與焉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僖公初立且初服晉又與公為雞澤之會故來聘

公子發者子產之父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穀作繒

公再如晉時請以鄫屬魯故邾莒伐鄫而臧紇救之敗于狐駘檀弓所云魯人之髽而弔自敗于狐駘始者是也即國人亦有誦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至是則叔孫穆子同鄫世子名巫者受成于晉以謝鄫

屬魯之命此是實事故後此經書滅鄫書如邾書如晉皆以此為根據而公羊好誕造為鄫子立莒甥以絕祭祀謂之滅鄫則于策書實事既無可據且即此經前後文皆不通矣吾不知胡氏何以必遵之而不一顧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穀作稻吳地

吳以不會雞澤故使大夫壽越如晉謝之且請更會晉乃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嗟乎魯衛之受晉命

乃爾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之故云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

盟于戚會吴且命諸侯戍陳也時穆叔以屬鄫不利以前年為邾莒所敗故使鄫大夫聽命于晉而自為會焉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諸侯之在戚會者除吳人外皆受命于晉而為晉戍陳其獨書我魯不書諸侯者以諸侯無受戍之理且不遂衆戍一若我之自戍之諱國辱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之貪欲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力不能有陳不如舍之其冬諸侯戍陳子囊乃帥師伐之晉復會諸侯于城棣鄭地以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向作喪主宰庀具家也

器為楚備無私積無藏金玉其公儉如此

六年

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宋樂轡與華弱相狎戲以張弓貫弱頸近于囊首平公見而惡之曰司武司馬而梏于朝難勝任矣遂逐之

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穀作繒

魯不能有鄫懲狐駘之敗而反命于晉聽其自輸貢賦而自與於會則魯之任莒滅鄫而復與邾平雖不無過弱非恤隣之道然其無負于鄫則尚可原也晉不能衛鄫及既滅又不能討莒以還鄫乃復來責魯必使季武子如晉而聽晉命焉行伯者如是乎故夫子于滅鄫始終連書之以見晉之肆魯之不振失恤

隣之道但書事而義皆見焉

冬叔孫豹如邾

以莒之滅鄫復徼前狐駘之役如邾聘且修平焉

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聽命杜氏曰聽命者受罪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前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以馬牛百匹賂齊寺人宿沙

衛而還其年秋齊侯名萊子使送齊宗婦之會魯埜者而萊子不至因使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至是圍萊築堙環萊城而傳於堞遂入萊萊共公奔棠萊邑晏弱圍棠而滅之遷萊于郳遷放郳國陳無宇齊大夫獻萊宗器于襄宮齊襄公廟高厚高固子崔杼定其田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此祈穀之郊必在建寅月啟蟄之後春分之前周夏四月即夏之春二月也春分為二月中氣三卜三十日則在分後矣故不從則已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祈農必祀稷非長至配天之祭杜註誤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不從也餘見僖三十一年傳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邑也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昭伯者叔仲惠伯之孫隧正主役徒即周禮遂人也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此強私家之漸也

秋季孫宿如衛

傳言報聘非是衛剽聘在元年未有七年始報聘者觀是冬孫林父來聘則必此施聘而衛即報之不然我七年一報而彼不踰時而又來聘必無是理魯衛為晉役而已好未修故至此為一修之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穀作隝鄭地

此本以救陳為會而經不書救陳者以無志于救徒驅役諸侯之師而觀望不急前也此文例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頑公穀作原鄵公穀作操

據傳鄭僖公以不禮子罕子駟兄弟在道被弑因以瘧赴于諸侯此原可疑子罕子駟皆鄭穆之子當僖初立時子罕當國子駟為政一時稱盛未必即行此大逆之事且未有君不加禮而臣即可以推刃者特公穀謂公欲如晉而鄭大夫俱欲從楚相爭不下因以被弑則直是造事叛經之言而胡氏又恪遵之夫鄭之服晉見于前經鄭大夫之欲從晉見于前傳當鄭成公臨卒時子駟請從晉而公不欲及公卒晉來

伐喪諸大夫又欲從晉而秉政者徒以公遺命而不即許及晉城虎牢而鄭諸大夫即羣然歸晉而聽命焉是欲事楚者鄭君欲事晉者諸大夫也縱左氏作傳在文宣以後多用晉策書張揚晉事劇不足信然經具在也經于二年城虎牢後則三年盟雞澤五年盟戚歷歷書鄭于晉侯衛侯之下即戍陳救陳鄭皆與焉鄭固堅事晉而楚亦時以伐吳失利無意爭鄭安得有從楚之爭忽生其間向使鄭僖之弒果由如

晉則鄭僖卒後諸大夫正可叛晉而歸楚之時而考之經文則今日楚僖公明日即諸大夫並侵蔡而伐楚疆獻楚捷焉經書夏楚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明明在也公穀道聽塗説純乎誣經固不足怪宋儒極稱尊經致三百年來不知夫子有春秋而秖知胡傳乃其叛經悖聖至于如此豈不可嘆故吾于文宣以後不甚信傳以晉君臣之極惡而策書揚之比于周文如祁奚舉賢魏絳戮僕諸事與經何與而至

于經文前後疏密煩簡則蛛絲馬跡夫子實有意焉如此經鄭君道卒其被弑與否有策書在但從其所告書之而其義則專為晉欲爭勝而不能庇小徒曰役諸侯之師觀望道路致有死于役者有逃歸者嗟乎行霸惡習流毒如是夫子所為一舉筆而三致意也

陳侯逃歸

楚子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于圍城之中出而告

急以為可以即救也而晉無意救徒留陳侯會鄬以待諸侯之師夫城鄭救鄭戍陳救陳亦無多事而必藉諸侯之師所謂祁奚為元尉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元候羊舌職知鐸遏寇為軍佐與尉訓御訓卒知義知禮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覿于道而迎頌于國者何在夫如是則安可恃矣是以楚圍之急陳人大恐其大夫慶虎慶寅使人于圍城之中出告楚曰吾使公子黄而弟執之楚人從之執公子黄二慶乃使告陳

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

廟社稷之即于亡也懼有背吾君而屬于楚者陳侯

乃逃歸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曰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也夫十二月甫會鄬

至正月而即如晉何其勞也夫即此七年間公如晉

者三如會者五魯大夫之奔命者十有三矣

夏楚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穀作濕

鄭人恃晉于先君甫葬即使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子莊公鄭人皆喜惟子產子國子尚幼不悅曰此禍也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不即至乎晉楚伐鄭

鄭自今不得寧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傳曰會邢丘者所以命朝聘之數也惟鄭伯獻捷于

晉故覲聽命餘即使諸國大夫聽之時公尚在晉觀
經書公至自晉在此會後而公不與會者不敢以朝
聘之數使諸侯覲聽命也宋儒無學藾轍謂晉悼修
文襄之業定朝聘之數諸國稱人所以誇衆而胡氏
又謂朝聘大事重煩諸侯而但命大夫為大夫執國
之漸則不知此朝聘者非天子朝聘可以坐王朝而
使四方諸侯頫首而聽命者也晉為不道定事大之
禮自為典制以使諸國稟朝晉聘晉之節四年定貢

賦此年定朝聘則雖各國大夫頫首聽命亦甚無禮而況諸侯乎晉悼惟自知無禮故公尚在晉而不使與會公亦稍知與會為非禮故雖實在晉而但使季孫聽命而不嫌而胡氏反謂大夫與會君若贅旒則必魯君臣相率稽首于壇坫之下方為得禮解經至此掃地矣朝聘數無可考惟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與昭十三年傳所稱天

子之制歲聘志業間朝講禮間者隔一歲即三歲一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不同朝聘較天子為減而會盟則無限數有事即會有不協即盟此晉文晉襄私定之制而後君行霸因復申命傳所謂聽朝聘之命以此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鄙騶田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楚子囊伐鄭討侵蔡也鄭諸大夫欲從晉者半從楚者半然而晉救卒不至乃及楚平使告晉曰君命敝邑修車賦儆師徒以討亂略因討蔡俘變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夫民之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乃人人愁痛並不知吾等為誰所庇而但知窮苦而受盟焉將安禁之晉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告晉而即安于

楚君之欲也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報公朝也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汪兆鯤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九年

春宋災（公作火）

傳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作救火之政）使伯氏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以泥水塗之）陳畚挶（土轝）具綆缶（汲器）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恐因災有變）表火道（火起

則從其所向以表之使樂遄庀刑器防有干犯舊註誤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防奸宄不測使西鉏吾庀府守守府庫令司宮巷伯儆宮守宮禁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用馬祭四城以禳火盤庚宋遠祖以配火神

夏季孫宿如晉

八年晉士匄以公朝報聘此又謝之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四月而薨速

此成之嫡母襄之祖母也成十六年姜通于僑如欲

廞成公因遷姜于東宮至是薨焉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杜氏曰十二月無己亥日正義曰此十一月之誤

諸侯伐鄭季武子與齊師宋師從晉中軍門于鄟門衛師曹人邾人從晉上軍門于師之梁亦鄭城門滕人薛人從晉下軍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晉新軍斬行栗

表道之樹且令諸侯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使病者歸養虎牢以示必下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荀偃曰姑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必如此方有辭于鄭不然兩大無雄雌而徒强鄭服則楚來救鄭而鄭復屬之矣故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猶愈于戰夫暴骨以逞不可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十一月同盟于戲鄭服也至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

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力强要鄭伏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愁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强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徐仲山春秋日記曰晉悼爭鄭不惟無禮亦并不强不可以庇

民故子駟載書之言痛心傷骨呼號搶擗之中復寓諷言晉聞之而無慙色無悔心不當前謝罪引師而退直蟲豸之不若者左氏能記此詞而復揚晉德稱為三駕之師嗟乎寃哉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而要言焉書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即前所門三門閏月是年無閏月閏為門五之誤月為日之誤謂一門各攻五日欲以若鄭即前知武子所云三分四軍法也戊寅計癸亥至此剛三五十五日濟于陰阪侵鄭別邑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是役有鄭成而經不書不與成也有晉復伐鄭而經又不書不與其復伐鄭也夫鄭亦何罪欲伏之而不能庇欲與人爭強而不能與戰徒役諸國之師以久勞于外而胡氏尚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真明于戰陣之法夫晉固不師然列國之為師久矣晉固不陣不戰然鄭之受人陣受人戰亦已多矣然且不敢與強大戰而其門三門分四軍積一十五日而且陣且戰何其勤也夫暴骨以

逞在已不可而在鄭則可是尚為能明戰陣之法也乎夫子傷之故不書鄭成不書晉再伐而特于楚之伐鄭則鄭重書之以致意焉若如杜氏言經書同盟而鄭之受成在其中則成十七年柯陵之盟晉侯會諸侯伐鄭而自為盟斯時鄭未嘗受成也然而書同盟其謂之何

時襄公年十二禮諸侯十二當冠晉侯問季武子且請冠具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

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始祖廟為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乃還及衛冠于衛成公之廟假鐘磬焉夫以伯主之威使宗國國君不冠于國而冠于道路其横極矣春秋重禮例而此獨不書諱國辱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而晉不我救則楚强矣遂及楚平會楚莊夫人卒

楚未能定鄭遽歸乃左傳襲晉策書文妄稱晉侯息民國乃有節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夫三駕者三興師也一駕在十年師于牛首經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是也爾時鄭有盜禍不得已服晉而楚救一至晉師欲逃即欒黶勉强爭進夾水駐師而究不敢犯楚師而逡巡引還是一駕而不敢與楚爭也二駕在十一年師于向經又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是也爾時鄭甫服晉而楚子囊與秦師俱至鄭復迎

楚與秦楚二師同出伐宋而晉不敢救是二駕而不敢與楚爭也三駕在其秋觀兵鄭東門經又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會于蕭魚是也爾時鄭不得已又服晉而楚約秦師救鄭惟恐晉不出直入晉地渡河與戰而晉師敗績其明年楚公子貞復伐宋戰于楊梁報伐鄭之役而晉又不敢敵是三駕而皆不敢與楚爭也夫以三駕並不敢爭楚之霸主而反曰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此固晉國春秋誣妄鋪揚之詞

左氏無識而採入之與吾夫子之春秋全然相反而胡氏又曰三駕不能爭雖城濮之戰亦何以過又曰自此鄭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夫鄭以厭亂之故自晝策以謝楚師而一意歸晉楚亦以厭兵之故又值吳患遂舍鄭不爭而聽其自便此真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者欲知春秋何不于夫子經文一再讀之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會吳者謀病楚也吳子壽夢即後稱吳子乘者其不稱子外之也與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十四年會吳于向並同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作傳

偪陽妘姓楚附庸國晉侯藉諸侯之師兼恃吳勢滅之所以病楚故舊史祇書滅偪陽而夫子特加遂字以誅其意以為會柤者固滅偪陽所自來也是以既

滅之而必以其地予宋謂宋與楚鄭惡予宋所以辱楚鄭也宋甫受偪陽而楚子囊即與鄭子耳同出伐宋謂宋受晉地伐宋所以報晉也此夫子春秋也

初晉荀偃與士匄請滅偪陽而封宋向戌為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及圍之弗勝會魯孟氏之臣秦堇父以步輦輓輜重如師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有攻門入者偪陽設版作懸門從門上垂下以截攻門入內之人鄹人紇即叔梁紇夫子父也叔梁字抉

之以出門者（抉舉其懸門以出入內之人）又有狄虒彌抉大車輪作櫓楯以右手拔戟當一隊之人（百人）旣而城上懸布秦堇父登之及堞絕其布堇父墜則又懸之再絕再墜至墜死而蘇復上如故偪陽人謝之乃取其斷布徇師三日以示勇然而城固終不克荀偃與士匄請還師荀罃不許乃限七日克遂滅之以其地封宋向戌戌辭乃與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奏桑林之樂（商先王樂）乃以偪陽子歸獻俘于武宮旣又以偪陽妘姓

不滅其祀使周內史選其族嗣令守祀于晉之霍邑其曰使周內史者假天子之命一若天子復其祀周禮內史職所云內史掌爵禄廢置是也傳又曰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堇父生秦丕兹事仲尼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圍宋門于桐門衞師救宋鄭子展曰必伐衞不然是不與楚也旣得罪于晉又得罪

于楚不可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遂遣皇耳帥師侵衛衛人追之乃獲皇耳于犬丘既而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復圍蕭宋邑克之夫春秋魯史也楚鄭伐宋尚書之豈有伐本國而反不書者此意服虔能道之服虔云其不書者以公親從晉伐鄭不能服鄭旋復為楚鄭所伐恥之故諱之也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傳曰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命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命則以皮帛繼子男今齊世子光未命天子（見十九年傳）則當繼子男之後觀前祖之會列小邾子下可驗也今忽跨滕薛而上之傳稱齊崔杼使太

子先先至師遂長于滕此似可據但後此亳城蕭魚二會未聞其先莒邾至師乃公然兩列其名在莒邾滕薛之上則似夫子之書法全不在此或亦告文本參錯而簡書依之故爾耶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穀作斐

據傳鄭子駟當國與尉氏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五族有隙五族聚不逞之人因八年所殺公子嬰之徒以作亂時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盜

将盡殺之攻于西宫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惟子孔先知之得免盗乃劫鄭伯以如北宫子駟之子子西夏公孫不能追盗子産僑公孫者子國子也先戒衆官設守備謹府庫蓋藏而後成列而出以車十七乘攻盗于北宫盡殺之僅有奔者特鄭當積創之餘復遭盗禍自此厭亂不能與諸侯爭矣此亦晉楚爭鄭一大節目故夫子備書焉其不稱大夫以非國討不當書爵也舊説非是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公穀楚公子下別作一節

諸侯之師受晉命以城虎牢於以逼晉而夫子特書曰戍鄭虎牢不書諸侯者責在魯也夫魯宗國也其可受强大之命以偪同姓諸侯國乎經凡不書列國者皆屬魯事特書鄭虎牢者責不當戍也夫此誰之地而可以戍之也乎杜預謂晉欲還鄭地故書鄭以見晉志夫戍虎牢時何曾欲還鄭乎且夫子特書魯戍而並不及晉是魯志也不通甚矣然且承上冬文不另書月日以示乘盜禍之後急以偪之故楚之救鄭一若幸其急至者

葢一書而數義備焉

據傳不止戍虎牢晉使諸侯戍虎牢而已復城鄭之梧制諸邑以迫脅之使士魴魏絳守梧制而經不書者惡其事也惟時鄭不得已又與晉平而楚子囊忽救至荀罃欲退師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謂諸侯同逃則增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子蟜曰諸侯有去志必不戰矣我服晉晉必去不服晉晉

亦必去晉去楚必圍我總之晉在必去何如服楚亦可以使楚去于是夜涉潁水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有何罪不如留鄭一怨隙之地使楚去後我可來伐若今即伐之則楚必救之戰而不勝為諸侯笑矣夫勝可必乎不如還也于是諸侯之師還楚人亦還三駕之一如此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周禮大司馬職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傳所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言成為大國祗得半天子而為三軍是也魯本大國則自宜有三軍而至是而始作者以大國稱為元侯可作師以承天子而次國小國則祗帥貢賦以從元侯之征行此舊制也至文宣之際王室衰微政在伯主伯主自立一貢賦之法量諸國大小以責車役致大國三軍皆自貶

損其軍以冀免貢賦故魯在文宣間不知何時減去一軍而至是季武子連歲從征懾晉楚之強思以自振又其時車戰稍壞值毀車為行之候將征人以充步士于是取舊制三軍後衹存上下二軍者增一中軍于其間又將舊制征軍之法天子六鄉征六軍諸侯三鄉征三軍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每一家征一人故一鄉為一軍凡三軍共三萬七千五百家皆公家自征之臨師則但以三

卿帥其軍而征人與征稅皆不與焉至是季氏作三軍使三家分征之傳所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是也然且增軍士之數或加什伯以益一軍或加什伯以益一軍漸將變車乘而為行列因各自毀其私家之乘盡以益之使私家之乘之人令其餘徒役如羨卒餘子之類皆入之為軍而并邑稅亦盡征入己而不貢之公惟叔孫則臣其徒役子弟使皆為軍而邑稅仍還公家孟氏則并徒役子弟亦但臣其半入軍

而半還之公傳所謂三子各毁其乘季氏即以其乘之人與其役邑俱入之已否則徒役邑稅俱倍征之叔孫使其徒役子弟盡為之臣而邑稅不征孟氏即徒役子弟亦半使為臣是也當是時惟恐伯主責大國貢賦故叔孫穆子不肯作恐不能久行也季氏使詛盟以示必行而後昭五年則仍舍中軍而不能竟行

天子六軍以六卿將之大國三軍以三卿將之且每

軍各有副貳則雖三軍亦用六卿如晉行三軍每出六卿以將之至作五軍則以十卿領之是也公羊謂三軍者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其說難解如謂古三卿為司徒司馬司空至行軍時則祗用司徒司空而不用司馬如緜詩乃召司徒乃召司空而不召司馬故但有上下二卿而無中卿令增一司馬官謂之增中軍則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亞旅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阪尹未嘗以行軍而缺其官

況行軍最重司馬司馬者主兵政之官也故傳凡敘戰亦皆以司馬為政緜詩所云名司徒名司空者此太王遷都作室之官非行軍官也如謂司徒司空皆卿一人大夫二人惟司馬卿一人大夫亦一人今增此大夫一人謂之增中軍則周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皆卿一人中大夫二人未嘗于司馬有所缺也凡此皆說之周章無理者至穀梁謂天子六卿諸侯一軍則誤認晉曲沃武公以一軍興而不知其初

之以都邑而篡侯服本屬創事非常制也不然晉清原之蒐共作五軍搴之戰始作六軍豈大國有五軍有六軍耶唐啖氏謂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則直杜撰立説無憑無據之語以此解經何愁聖經不晦蔑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說見僖三十一年傳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厭亂極矣乃合諸大夫謀曰晉楚雖並强而晉合十三國諸侯之師則楚弱于晉矣特恨楚來晉不急救我耳晉能急救則楚當避晉何道而可使晉師為我致死使楚不復來而後可終事晉也子展曰吾茍侵宋則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楚盟則晉怒甚矣晉近能驟來而楚遠不能吾重賂晉師而然後謝楚則或可免斯難乎于是先使疆埸之吏惡于宋致宋來侵鄭然後子展出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晉合十三國之師伐鄭宋門東門晉營西郊衛侵北鄙諸侯師于向圍其城而觀兵南門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

鄭人乃乞盟同盟者鄭與盟也亳城鄭地

其盟詞有曰若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

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其詞如此而既而鄭即從楚不顧渝盟者葢欲因之以謝楚而非背晉也以為其謀固然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以救鄭來而諸國之師已解去遂伐宋但是時楚邀秦師並來救而鄭即從之經不書秦人而反書鄭伯者深予鄭之善自謀也當是時楚已在鄭意

量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諸侯悉師至觀兵于鄭東門鄭人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乃會于蕭魚三日乃赦鄭囚毀斥堠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鄭人乃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三樂師名廣車軘車皆兵車淳十五乘淳耦也謂兩十五也甲兵備凡兵車百乘合廣軘車歌鐘二肆懸鐘十六

為一肆及其鎛磬（鎛鍾鎛磬皆倚歌者）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嘉其和戎狄而正諸華為有功也夫晉楚爭鄭在絳亦偶一與師至三駕之出絳並不與乃金石之樂衹以予絳而縈偃魴匄諸君徒事勞苦而並不一及且十二國君奔命暴露連年累歲而歌鍾鎛磬曾不得比于郜鼎之取與濟田之歸同澤安在況師中之賞最貴明信鄭之賂晉本屬鄭謀而為之史者實以此張晉之功已為可笑且此與和戎從無干涉

雖三駕七合國語七合諸侯總不如和戎之善然而鄭賂全不由此吾故曰左氏鋪揚悉本之强晉策書之謬文不足道也蕭魚鄭地

公至自會

舊例書至必以後事初公以伐鄭往而既盟于亳城則宜書公至自會乃書公至自伐鄭者不與其盟也以鄭將變盟也此以伐鄭往而既盟蕭魚則直書公至自會與其盟也以鄭有此盟而其後可不用兵也

雖是時秦復救鄭次年楚復報晉取鄭仍為鄭用兵而經書並不及鄭一似與鄭絶無與者葢喜鄭謀之從此定也雖然公以年少初立十年之間凡書公至者不一矣三年兩書如晉兩書至四年書如晉至五年始歸而始書至五年又書會晉又書至七年又書會晉乃不書至以是年陳侯逃歸鄭伯死于會惡其會遂不書至以示變也八年春即書如晉至夏而始書至九年又書會晉至十年始歸而始書至是年夏

始歸而秋又書會晉至冬盡而始書至至此年春書會晉秋書至秋即書會晉秋又書至則其奔命道路無頃刻之安為何如者然且在途加冠在晉朝正者非一年誰為為之以至于此夫子書至此亦傷之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穀作良宵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言將他事也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言非講好則大為震攝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其後用公子囊言仍使歸鄭然自是楚無意爭鄭矣

冬秦人伐晉

據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直入晉地與晉士魴戰于櫟晉師敗績經不書救鄭者非鄭志也且以絕夫後此之爭鄭者也

十有二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穀作邰

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前此曾伐我東鄙以疆鄫

田至前十年秋乘諸侯多事復伐我東鄙則强抗甚矣今不惟伐鄙又且圍邑其能已乎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公作運

季武子乃救台遂乘勝入鄆以報見伐且取其鍾以為公盤經書遂者與之也與其能繼事也古者命將得専制閫外之事凡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専之可也公穀以大夫無遂事為言此是妄語而胡氏又從之則必如後世之承廟算以取進止致强敵在前

而不敢問可乎況以小抗大又實無道且十年之間九作同盟而三見侵我非大創何待矣若漢五行志引劉向傳謂季武子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故隣國不和伐我三鄙秋邾人伐南鄙十六年齊侯伐北鄙連此東鄙為三鄙則莒人伐我早見之八年之間此時三軍尚未作也事外閒論全不考本末而信口妄誕皆害經之學觀者察之台魯地鄆莒地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魴公作彭

秋九月吳子乘卒

傳曰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魯立文王廟以為周公宗子所自出名出王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城外同姓于宗廟即出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之君即周公也同族于禰廟同族其名宗者以宗子所出也自高祖以下小宗也禰父廟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皆周公支子别封為國臨于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

也經不書報晉取鄭者以為鄭從此可不爭也

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報士魴聘也

春秋毛氏傳卷二十五